

(台)
李敖 著



李敖 只爱一点点

李敖写了一首“忘了我是谁”，当年由王海玲唱到我最难忘；李敖写了一首“只爱一点点”，今天由巫启贤唱到此爱难消。李敖从歌声魅影转到出版，从乐章脱到文章，把此道真谛，散布人间。从琼瑶到三毛，这些妾人都把爱情给写错了，她们把快乐弄成痛苦，把男欢女爱弄成鼻涕眼泪，可谓误尽苍生。李敖出现出现，人们不再苍白、重获新生。

编者

李敖智慧四书

李敖 著

只爱一点点

责任编辑 孟 然

封面设计 夏 雨

只爱一点点

李 敖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包头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21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93-189-9/X·173

定价:16.00 元

序 言

世纪之交,“台湾问题”随着明年台湾的大选再度引起世界的瞩目。媒体的焦点,对准的不是国民党、民进党的诸位候选人,而是异军突起的新党代表——李敖。

李敖的舛傲,李敖的特立独行,早在九六年版的《李敖回忆录》中,令人余味无。李敖从始至终的反对台独。李敖从始至终的对台湾欠大陆民众的九十二万两黄金有着深深的忏悔,李敖始于对国民党的失望,继而对民进党的绝望。所以在竞选演说中公开坦诚:“众所周知,连战和陈水扁都是极端的台独分子,他们两人的民众支持率最高,我就是要成立一个新党,消减他们的选票。”

好个李敖,海峡两岸拭目以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目 录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1)
“唯有恋得短暂,才能爱得永恒”	(4)
说真幻	(7)
他会为爱情同我结婚	(10)
霸王.公鸭.情书	(11)
“张飞的眼睛”和一封信	(16)
殉情必读	(17)
论淫	(23)
公开手淫与公开意淫	(26)
杂谈女人	(27)
新女性与驴	(33)
从珍芳达的后悔谈到政治不是众人之事	(35)
男人多搞女人,女人少搞政治!	(38)
从胡茵梦看新女性的独立问题	(40)
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	(42)
对胡茵梦伪造文书案的证词	(45)
满人为患	(50)
副本林青霞收	(52)
我看处女寇乃馨	(56)
风度全在一吻中	(58)

林洋港领导下的“巨奶症”	(60)
腿上功夫	(62)
女人大腿上的“丝路之旅”	(64)
上帝与服装	(65)
写给模特儿看的	(67)
水德夜里别出水,连战床上休性交	(70)
从瓜地马拉轮奸修女说起	(72)
“中正大学历史所性骚扰事件调查报告”序	(76)
与鸡巴偕大	(79)
求是与鸡巴	(80)
为老二解惑	(84)
《青年日报》广告揭竿而起一柱擎天	(87)
许晓丹是国民党的救星	(90)
许晓丹是民进党的救星	(94)
许晓丹功过论	(97)
男人做事女人当	(100)
好汉做事别人当	(102)
老鸨做事老鸨当	(104)
妓女的爱国观	(106)
东山岛与东山妓	(109)
林洋港与妓女接客	(112)
论“狎妓‘超时’”	(116)
寻乐哲学	(120)
灵肉可以分家吗?	(128)
“不见可欲”与“见可欲”	(133)
大中华 小爱情	(136)
论高中女生被性骚扰	(145)

答“花花公子”	(148)
李敖论结婚	(149)
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151)
呼吁马英九别跑了,还是停止性交吧!	(154)
妇女梦与鬼交	(157)
“即且”——鸡巴刚刚用过了	(160)
办报要如鸡巴中正	(163)
乱世中的乱伦	(164)
“邵玉铭”三字无字不淫	(167)
斥“皮条客”自立晚报	(170)
许晓丹的历史教训	(175)
病中散记	(183)
“瑞士妇女大示威”书后	(186)
日本女人讨厌日本男人了	(191)
君子爱人以色	(192)
读旧约笔记	(193)
耶稣被吐口水	(202)
贞德的选择	(204)
教皇谴责堕胎是伪善的	(207)
我要吻周联华	(209)
妖僧亡国记	(212)
妖僧林云	(214)
妖僧林云与蒋氏父子	(216)
风水大战	(218)
佞佛 毁佛 欢喜佛	(219)
辟佛四绝	(227)
美德州玉佛寺香火鼎盛致疑	(228)

加强取缔神坛	(230)
教棍敛财全有道,寺庙收入真惊人	(231)
伪君子与伪宗教	(234)
和尚与女人	(236)
佛教徒瞧得起女人吗?	(239)
和尚政治与政治和尚	(241)
看你还做真和尚	(243)
如此亲人	(254)
“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	(259)
“吾当蒙利于不知我者”	(261)
作家正义与国家正义	(263)
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264)
论“纵心所欲”	(266)
今天的我的人生境界	(267)
希金斯案的正义意义	(269)
一九八九年元旦杂感	(272)
奇情与俗情	(274)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我辈中人，钟情之事，却每入魔障、误入歧途。

魔障与歧途之尤者，就是把爱情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的。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中国的一位哲人给朋友写扇面，他写——

爱情的代价是痛苦，
爱情的方法是忍受痛苦。

我认为他全错了。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像一位外国诗人所说的——

啊！“爱情”！他们大大的误解了你！
他们说你的甜蜜是痛苦，
当你丰富的果实
比任何果实都甜蜜。

这才是健康的爱情观。

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

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甚至洒脱得送玫瑰花以为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洒脱的一个重要关键是，高手处理爱情，并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如果情况只适合“少食多餐”、“蜻蜓点水”、“似有若无”、“虎头蛇尾”、“迷离惚恍”、“可望而不可即”，……其实适可而止式的态度，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爱情境界。一九七四年，我在牢中有一首诗——“只爱一点点”，最能表达出高手的基本态度：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中，我用类似“登徒子”的玩世态度，洒脱的处理了

2 只爱一点点

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纠缠不清,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古人说智者乐水,女人,水也,任凭水之变动不居,你却顾而乐之,水来水去,这样才配情之所钟啊!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二十年前偶然看了一场电影，却是一场难得的有爱情哲理的电影，叫做“寂寞小阳春”。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得了绝症，知道自己不久人世，就把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分别约了一些男朋友，每个男朋友都排出一个月的时间，跟她同居，每到一个月末下个月初，就由新旧男朋友换档。男朋友交接期间，有的男朋友没那样洒脱的、有点恋恋不舍的，她也必然峻拒，一定准时拆伙，请君搬出家门。不料到了十一月，约当农历十月，所谓“小阳春”的月份，她这个月的男朋友，可爱无比，爱她爱得异军突起，手法之迷人，令她难以自持。例如这位男朋友，偷偷印了一本日历，到了十一月三十日那天，他撕给这可爱的女孩子看，原来日历上，每张都是一样的，都是十一月三十日。——要用日历证实，时光凝结、爱情长驻，甜蜜的十一月永远为我们留步，我们永不分离。虽然如此，到了十二月一日，排定十二月份前来同居的新男朋友提着手提袋进门接班，虽然一看之下，就比不上这十一月号的；虽然这女孩子对十一月号的热爱，溢于言表。可是，她还是决定送旧迎新，她强做无情，还是把甜蜜的十一月，给主动结束了。

这部电影英文原名是“甜蜜的十一月”，中文译名是“寂寞小

阳春”，从原名和译名上，就看出两种不同的境界。“甜蜜的十一月”是写十一月间的甜蜜生活、是指十一月后的甜蜜回忆；但“寂寞小阳春”却只是指十一月后的怅惘与哀愁，对女孩子说来是物是人非；对男孩子说来是时过境迁；对两个人说来是空留回忆、生离死别。

早在看这部电影前许多年，我就有一首看来玩世的诗：“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但寻风头草，不觅解语花。”在基本理论上，我的诗境其实正与这部电影暗合，我那种强制性的三月一换的爱情方法论，正是这个可爱的女孩子一月一换。但在理论的坚实方面，我比她强，因为她是在得了绝症以后才如此绝情，如此想以最后的人生岁月，生张生魏一番，在快速送往迎来之中，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早知死之将至。及其所之未倦，情随人迁，不遑感慨矣；而我却未得绝症，却欲生分，与人之相与，俯仰三月，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情人不同，但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移情别恋，早在太上境界之中。古人说太上忘情，其实忘情不是不去恋爱，而是恋爱中能够及时断情绝情。第一流的爱情往往是短暂的、新奇的、凄迷的、神秘的。……当两人相处得太熟太久的時候，第一流的爱情，就会褪色。爱情的坟墓，岂特结婚而已，不讲技巧的超过三个月，坟墓的土壤，就开挖了。

我曾有一首“然后就去远行”的诗，最能表达我这种洒脱的爱情观：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醒。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如果我真的想“爱得永恒”，我一定去“爱得短暂”，因为只有从生离死别中，才有第一流的爱情。

说真幻

真幻问题是困扰人类的一个老问题，正因为它困扰人，所以人总是说它不清楚。古人谈真者偏重本原本性，“老子”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说“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都在本原本性上立论。古人谈幻者偏重假相与变化，“列子”说：“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知幻化之无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梁简文帝《七召》说：“清歌雅舞，暂同于梦寐；广厦高堂，俄成于幻化。”都在假相与变化上立论。都不够深入。

对真幻问题较深入的看法，是佛家的。佛家讲究《真如》之说，认为宇宙全体，即是一心，不生不灭，故名为真；真心无异无相，故名为如。《成唯识论》说：“勿谓虚幻，故说为实，理非妄倒，故名真如。”“真如”之说以外，又有“真空”、“真心”、“真色”、“真言”、“真我”、“真相”诸说，把抽象名词，排列组合，令人眼花缭乱。其实，若求真诠，只是一句话，那便是：看不见的都是真，看得见的都是妄。所以，佛是真、人是妄；真现量是真、真美人是妄；极乐世界是真、大好人生是妄。佛家的真幻问题，偏重在这一真妄上面，其理论虽比较深入，但是真幻之间的正解，又岂一个妄字了得！

由此看来，真幻问题，从古人身上、从佛家门里，我们得到的，只是偏离了的答案。

其实，幻之为物，既非与真相对，也非假妄。在我看来，它其实也未尝不真，是真的另一面。相对的，真之为物，也并不与幻相对，它其实也未尝不幻，是幻的另一面。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我出狱前十六天，独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悟及此义，写了一首《真与幻》的诗：

人说幻是幻，
我说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应与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是真之根。
真里失其幻，
岂能现肉身？
肉身如不现，
何来两相亲？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体，
絮果即兰因。

这诗的立论是很明显的，我认为真幻一体，但是幻是更根本的。这种根本，并不是西哲“我思想，所以我存在”那种，而是真是存在的，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而幻的存在，也要附之以真才成。这种关系，有点玄妙，但在第一流的爱情里，我们便可看到它的相成。没有幻的爱情，其实是一种假的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你追求的纯是真的一面，你将发现真只是缺憾、现实、与索然，并且变化不居。

纪元一世纪时，就有一种“幻影说”，认为基督系幻影，并无肉身，不过以人间形体出现，仅属幻相，其说与观音菩萨并无肉